

一个人的故事

种春风的父亲

○王秋珍

父亲是个固执的人。一直以来，父亲做事有他自己的逻辑，脑瓜子顽固得像溪底的大石块，任水怎么冲刷，都兀自不动。小时候，我经常跟着父亲去菜地。父亲种土豆就像解数学题，一步一步，不敢有丝毫马虎。地要一锄头一锄头地深锄，草要一株一株地铲除。土豆下坑后，他还会用手把泥土掰松软，轻轻覆盖在上面。这样的节奏，我自然是不屑的。这个时节，很多人家在种土豆，但他们不用花父亲一半的时间。你看人家，根本不锄草，有的直接用除草剂，有的用塑料薄膜覆盖在整垄田地上。一眼看去，土地白花花的一片。只需过上一段时间，浅绿色的土豆叶子就会冒出来，宛如一个个绿色的纽扣系在白亮亮的衣服上。

那天，父亲又在菜地忙活，田邻居李婶走过，冲着父亲喊：“你这方法落伍了！老要拔草，不麻烦啊。”父亲很认真地说：“土地就是用来伺候的。”我很不满意父亲的回答，咕哝道：“就你力气多，时间多。”父亲直起身，说：“人往大处看，鸟往高处飞。如果你只盯着眼前的利益，就会把事情办砸了。没有一块土地，喜欢塑料、除草剂这类东西。”我不以为然。收获的时节翩然而至。父亲的脸上也像他伺候的土地一样舒展着枝叶。父亲种的土豆，一个个圆滚滚的，匀称，饱满。李婶家的土豆却像一个个疙瘩，长得奇形怪状的。一团团泥土嵌在凹陷的缝里，李婶用手指一边抠一边说：“土地也会欺负人。”

父亲种的土豆产量高，家人吃不完，父亲总是会送一些给村里的老人。我难得回到乡村，老人们见到我，总是热情得像开水一样咕咕冒泡。“你爸很能干，他种的菜，特别好吃。”听着这样的赞美，我的脸上咕噜噜地开出花来。原来，我固执的父亲如此值得我骄傲。父亲种的丝瓜，从初夏到深秋，怎么也吃不完；父亲种的辣椒，一串一串，就像红红火火的日子；父亲种的芦笋，是全村的唯一。李婶、王伯、周叔他们都羡慕父亲种出了粗粗壮壮的芦笋，向父亲要了苗去。奇怪，就是没有一家能种活。很多人为此纳闷，觉得父亲生就一双神奇的手。我，自然是其中的一个。那天，当我也夸奖父亲有一双好手

时，父亲说：“不是我的手特别，是土地有感情。”父亲的眼睛看着远方，似乎在眺望他的土地：“如果我们喂了它不喜欢吃的东西，土地就会生病；如果我们真心待它，土地就会给我们惊喜。”父亲不是名义上的环保卫士，但他用自己的行动给了土壤本真的状态和蓬勃的生命。春风习习中，我仿佛听见了三毛的那首老歌：“每个人心里一亩一亩田，每个人心里一个一个梦，用它来种什么，用它来种什么，种桃种李种春风……”是啊，梨花园落融融月，柳絮池塘淡淡风。如此静好的生活，离不开无数个像父亲一样固执的人。他们的坚守，像一畦畦肥沃的土地，在我们的心田，种下桃李和春风。

码咱自己的事

今天我生日

○应红枫

周末，想睡个懒觉，把手机的闹钟也调到了7点半，却大早地接了个电话：祝你生日快乐！今天我生日吗？不错。今天我生日。于是兴奋起来，睡不着啦，干脆玩一会儿手机。点开QQ和微信，居然有好多个朋友的祝福和留言，有几个还是头一天晚上就留言祝福的，心里顿时萌生出很多感动来。几位铁杆朋友，每年在我生日的时候，总会把祝福留言送上，让我倍感温暖。今天是个好天气，春色明媚，神清气爽，早上起来先给金鱼缸换了水，把几个盆花搬到阳台栏杆上，让它们尽量多晒晒太阳。收拾停当，估摸着老爸该从老家的菜场买菜回来的时候，打了个电话过去。接电话的是老妈，我还没开口说呢，老妈在电话那头先激动地提醒我：今天你生日啊，不要忘了！

我是不应该忘了我的生日的，因为母亲生我，比別人更多辛苦。上个世纪60年代末的舟山小鱼村，没有什么医疗条件，老妈生我时难产，在家里两天两夜，接生婆看看实在不好办，才送到乡镇卫生院。但卫生院的医生也对母亲没辙，要救母子，最后只有大着胆子剖腹。那个时候，海岛乡镇卫生院能够把母子俩性命保下来，已经算是奇迹了，但母亲自此也落下了一身病，虚弱的身体好像从没恢复过。母亲没有像别的母亲那样至少生育两胎、三胎，一户人家只有独苗的，那个年代，我绝对属于“稀有动物”了。

为了让我有良好的教育和学习环境，初中时，母亲托亲戚让我进入城区最好的中学读书，直到30多年后的今天，那所学校仍然是全城区最好的初级中学；那个时候，还不时兴现在非常普遍的课外家教，但母亲宁可自己节衣缩食，假期里为我请了一位家庭教师，到家里来，为我补习功课；后来，我转学住校，每到周末，我总会到学校的传达室，等待母亲寄来的包裹，或是一包蒸熟的鱼干，或是一袋花生，甚至是一小份兰花豆。每次母亲寄来的包裹总会附有一封字迹歪扭扭的信，内容不外是，一个人在外面，妈妈照顾不到你，一定要好好读书，吃饱穿暖，照顾好自己等等。

后来我参加工作，再后来结婚生子，我每天忙着操持自己的家庭和琐碎杂事，和父母却疏远了，有时候，整个月都难得回去一次，甚至连电话也还是父母打来的多，真是惭愧。

老妈还在电话里跟我说着一些我生日的话题的时候，我听见老爸进门来的声音：“喏，给你买了5斤本地鸭蛋来，还有这些青饼，也是你自小喜欢吃的……”我赶紧对着电话说：“妈，老爸来了，先不说了。下个星期你生日，我要回来看你。”

笔随心动

记住别人的生日

○刘亚华

前天早上，我突然收到一个包裹，打开一看，是一条漂亮的丝巾。赶忙查看发件人，是一个叫“雪儿”的人寄来的。我并不认识叫雪儿的人，心想，是不是有人寄错地址了呢？

到了下午，旺旺图像突然就闪动起来。一个淘宝卖家，给我发来笑脸，并祝我生日快乐，还问我礼物收到了没？我这才明白，这条丝巾是她发来的。她卖花草，我因为喜欢养花，偶尔向她买一些，因为年龄相差不大，又有相同的爱好，我们聊过好一阵子，后来因为忙，便联系少了。我问她是怎么知道我生日的？她说，那天你无意中说，你的生日是元旦，我就记下来了呀。这不，给你一个小小惊喜，不要感动哦。

我可确实感动了，马上又在她那订了几盆花。我知道，这样一个用心的人，是值得我深交和付托情感的朋友。

渐渐地，我也知道，她经常会记住一些顾客的生日，在生日当天给他们送去一点小小的礼品，礼物虽不贵重，但收获的友谊却是极大的。她家的生意一直不错，几乎都是回头客，而且退货率几乎是零。

那天跟一个朋友闲聊，看她戴了一块漂亮的手表，我问道：“这表不错呀，哪买的？”她却兴奋地告诉我：“不是买的，是一个好朋友送的。”然后她无限感动地跟我说，她有一个老同学，上学时和她关系极好，但后来参加工作了，分隔两地，仅仅偶尔打打电话，嘘寒问暖，但每年的生日，这个老同学都会给她寄上一份小小的礼物。她的生日，她同样以礼物回赠，两个人都记住了那两个特别的日子，从来没有忘记。毕业了这么些年，但她们依然感觉彼此就在身边，寒冷的日子，想起对方，就有那种贴心贴肺的温暖蔓延开来。

再想想自己，这些年因为忙，家人的生日都常常记不住，没有及时地送去祝福，遭到家人的不理解。朋友的生日、同学的生日，更是记不住。就是因为我连他们的生日也没有记住，这些年来，他们一直以为我不在乎他们。我开始反省自己，一个一个给他们打电话，询问他们生日，然后储存起来，一份存在日记本里，一份存在手机日历里，并订好了闹钟。我要在他们生日当天，早早地送去我的慰问和祝福，我要告诉他们，我心里有你。

有一种感动，就是生日当天收到祝福和问候。记住别人的生日，是把他作为你生命里重要的人来对待，这样的一种感动，是每个人都想享受并拥有的。

往事如昨

放风筝

○董柏云

也是风筝，也是春天，却是完全不同的两样情怀。

春天正是放风筝的好时节，我怀念着古城绍兴的北海畈、北海池，也回忆起我50多年前的童年。那时我才八九岁，放风筝是孩儿们的一种玩法。

那时，放风筝不时兴到街上买现成的，而大多是自己动手制作的。从家里取几截细竹子，削成薄片，扎成一个三四十厘米见方的“王”字，然后用桃花纸糊在风筝的骨架上，形似“瓦片”。再在风筝的顶端和中央拴上三根短短的线儿，风筝的下端再扎上用稻草结成的一条长长尾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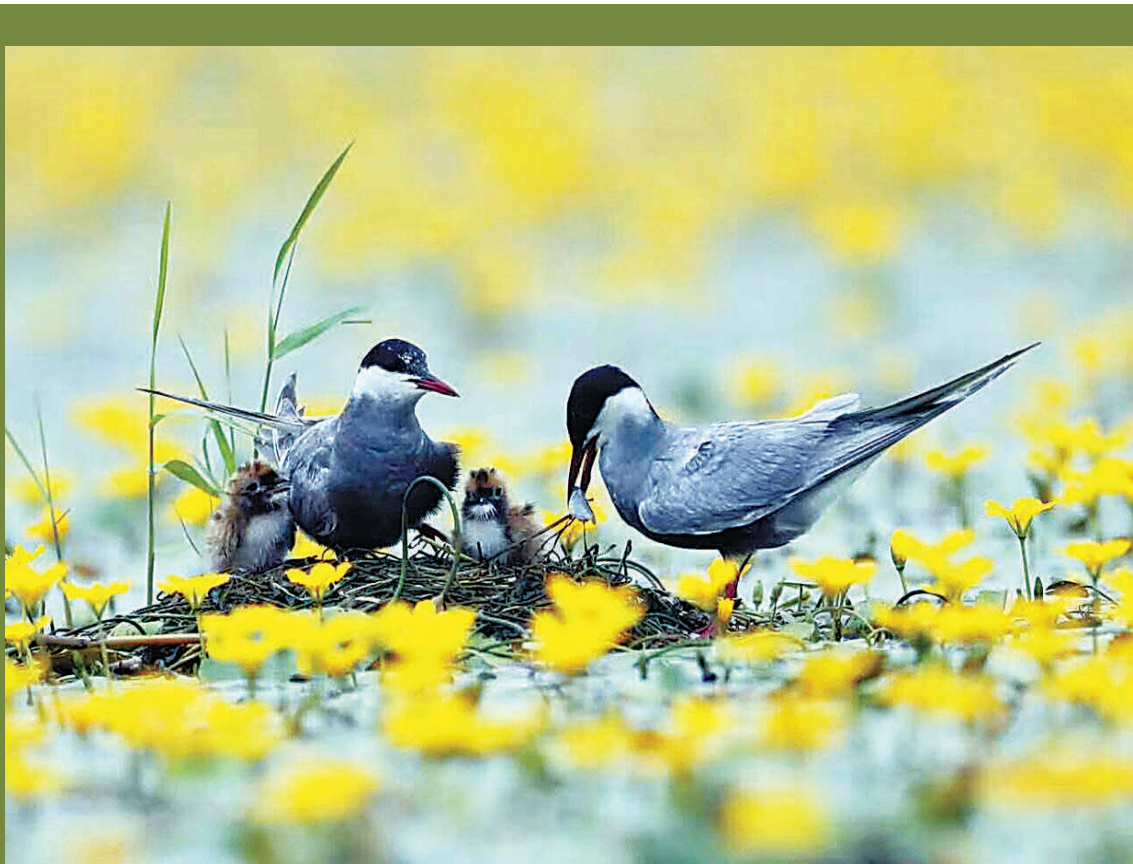
下午放学回家，我操起装青草用的斗篮，以割免草为由，与邻家小孩一起到城西的北海畈放风筝。

放风筝也有技巧，最要紧的是选好风向。放飞时，一般需助跑几步，以使气流将风筝托起来。遇到风大的日子，只需风筝抖开去，手一抽一抽线儿，风筝便左一摆、右一摆地飞将起来。我会把线头捆着一根树枝插在地上，这风筝就那么轻轻地抖动着，微微地摇摆着，在晚霞中飘荡。平坦、广阔田野，黄绿相间，油菜花盛开，油绿的麦苗使劲拔节抽穗。坐在田塍上，空气中弥漫着芬芳的气息，仰望天际，风筝摇曳不停。

在部队，我也有过放飞风筝的经历，不同的是，那不是在玩，而是作为一项军训课目。上世纪70年代初，部队驻守在东海前泊的一个小岛上。班里有对空射击的训练项目。我们因陋就简，用风筝当成会动的靶子。那风筝不像孩提时玩的那种“小瓦片”，而是制作成是有门板那样大。我们用塑料薄膜覆盖在风筝骨架上。放飞风筝的线是用几根细尼龙线合成的。在海岛放飞这样大的风筝根本用不着助跑，我们几个战士登上山头，海风很快将风筝托起，飞向高高的蓝天，远远的海面。

近日，徜徉稽山公园，到处洋溢着春的气息，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手牵线儿，在大人的帮扶下放着风筝。于是环城河边又多了一道亮丽的风景：浩瀚的天空里，那各式的风筝，在微风中忽上忽下，左右摇摆，煞是好看。我默默地仰望天空，早年心头留下的那一幅幅画面，像电影镜头似的叠印了完全不同的另一幅画面。

生活在别处



王慧 摄

温暖的港湾

书人茶话

漫说“季常之癖”

○王永清

轍、长麈尾。

又话说苏轼与陈慥交好，陈慥

之妻柳氏怕自己的男人被这个“风

流人物”带坏了，经常给苏轼脸色

看，苏轼便写了首诗送给陈慥：“

龙丘居士亦可怜，谈空说有夜不眠；

忽闻河东狮子吼，拄杖落手心茫然。”

苏轼本想调侃一下老友，却没想到

“苏子文章天下闻”，陈慥从此闻名

遐迩，成了怕老婆的典型。又因为

陈慥字季常，后来人们就把怕老婆

的人称为“季常之癖”。

文人大多爱面子，遇到彪悍一

点的女人，过起招来，还真不是对

手，不如早挂“免战牌”为佳。那么

比起武夫就不怕老婆吗？事实也不

然，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，就经常

遭受夫人“家暴”。部下见了愤

四月天乐采薇

○朱文杰

苏东坡曾说：“菜之美者，蜀乡之巢。故人巢元修嗜之，因谓之元修菜。”查东坡所说的元修菜，出自于其赠巢元修的诗《元修菜》，即巢菜，东坡易其名为“元修菜”显然是玩笑。他在序中称：“余去乡十有五年，思而不可得，元修适自蜀来，见余于黄。乃作是诗，使归致其子，而种之东坡之下云。”

然而，孩提时的我并不知道这些，因为在我们那里根本没有大量种植薇的。薇，或许只能算是一种常见的杂草罢了。四月间，麦子窜得很高了，薇多生于麦田之中，走到里面，拨开看，常常可以看到攀附在

麦秆上几茎柔柔的藤蔓，叶极小，呈长卵形，丛丛对生，开一种紫红色的花，粉嫩嫩的，很好看。翘摇的嫩头应当可以炒食可余汤，但在我记忆里家乡人根本不食此物，所以味道如何至今未曾尝过。翘摇籽结实时如微型豌豆，但狭长些，熟时壳作黑色，将熟未熟时半黑半青，可摘下去籽，置口中吹之，呜呜然，在湖边听来，那声音清脆而悠扬，如同一缕轻风拂过水面，飘过绿油油的麦田，直至天际。

当麦子渐渐变黄，天上时不时地会传来子规鸟的啼叫，声音凄凉，儿时听来，总有种说不出的感受，好

像失落了什么。这感觉在后来读到《采薇》中的“采薇采薇，薇亦作止，曰归曰归，岁亦莫止”，到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，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”时，无意间竟顿悟了。

家乡的翘摇籽因其黑而小，采了是可以吃的，人们常说把它做成粉最佳，可能仅仅次于绿豆，但比豌豆、蚕豆粉都要好。虽然常听这样说，然而自己却从来没有吃过，看来今年一定得弥补上这个小小的遗憾。

人间四月天，漫步乡间，一起去采薇吧！